

第一章 說起蘇二爺

料峭春寒。

普通人為了一整年的溫飽已經開始工作的時候，蘇大靖還舒舒服服的在案頭看書，小廝春風添炭，大丫鬟夏雨奉茶——誰讓他是蘇家二爺呢！

要說起鴉兒胡同的蘇家，人人都是知道的。

蘇家在城南有一間喜來飯館，圈地有半個山頭，內有真山真水，瀑布溪流，曲橋廊院，還分主題，菊園，桃園，牡丹園等等，總共二十個大廳。每個大廳可放四張大桌，單個席面十兩起跳，專門接待政商名流。如今已經傳到第三代了，生意仍然好得不行，不提前一個月預約，根本進不去。

蘇老爺接手祖傳家業，十分操勞，於是等長子蘇大文成親後，就把喜來飯館給蘇大文掌管。蘇大文也沒辜負家人的期望，穩住了喜來飯館的好招牌——把一個月淨利三百多兩的飯館硬是提升到淨利近四百兩。

蘇家規矩是這樣，存銀夠了，那就買鋪子。現在蘇家鋪子有四十幾間，每間三兩月租，也是不錯的收入。

長子蘇大文從小出色，有肩膀，有擔當，身為次子的蘇大靖，相對之下就輕鬆很多。

他已經考上舉子，但舉子只是有個官人頭銜，家族得以免稅，並沒有真正的派官資格。蘇老太太胡氏希望這孫子能再考進士，蘇老爺跟蘇太太也是這樣覺得，最好的就是蘇大靖將來出仕，商人長子賺錢持家，官人次子照拂生意，這樣你幫幫我，我提拔你，蘇家就興旺起來了。

要說蘇大靖二十歲中舉子，其實已經是驚世天才，打破東瑞國最年輕舉子紀錄。只是哥哥蘇大文做生意的手段太好，天生八面玲瓏，跟官商來往都十分密切，也讓蘇家富裕更上層樓，家族受益明顯，以至於蘇大靖沒那樣顯眼。

但兄弟齊心，其利斷金，蘇大文跟蘇大靖兄弟和睦，別人也挑撥不得。蘇大文的正妻小魯氏就曾經在晚飯的時候表示過，給蘇大靖的例銀太多了，一個讀書人吃家裡住家裡，一個月居然要用到十兩銀子，未免過得太多，蘇大文也不管這是自己的表妹妻子，直接一個巴掌打下去，小魯氏從此不敢再提。

蘇大文有一妻一妾，三個兒子。

蘇大靖今年也二十了，同儕都當了爹娘，他因為要專心備考，所以尚未成婚。由於蘇家已經有三個小金曾孫，倒也不怎麼催促他了。

蘇家老三是陳姨娘膝下的蘇大俞，已經訂親，年底才要迎娶新娘子過門。

蘇家老四是金姨娘的蘇大卓，才十四歲，既看不懂帳本，讀書也不成。金姨娘一門心思討好蘇老爺，希望蘇老爺分幾間店面給蘇大卓，這樣將來靠著收租，一輩子也不用愁。

蘇家唯一一個姑娘叫做蘇嬌兒，今年十三歲，四個兒子之後的女兒，雖然是庶女，但也頗得寵。

蘇大文當家後，給個人的例銀都增加了一些，這蘇嬌兒被大哥養得也有點脾氣，不是好東西還不用。小魯氏覺得丈夫太慣著這庶妹了，一個商戶女兒也用真絲，

未免太奢侈，結果當然又是迎來蘇大文的一巴掌。

家裡有個脊梁頂柱，全家都能過得舒坦，蘇家就是這樣，有蘇大文支撐著，蘇家老老小小都過得無憂無慮。

蘇大靖今年二十歲，只要專心備考就好，家人還怕他整天讀書悶壞，要是有同儕相約遊湖騎馬，都鼓勵他外出散心。蘇大文更是十兩銀子、十兩銀子的塞給他，蘇大靖也樂得讓大哥照顧——他有舉子身分，可不是什麼紈褲子弟。

當朝賀太子太師很看好他，還跟蘇大靖說了只要他將來高中進士，就收蘇大靖當學生，那是把他當賀派的預備軍了。

蘇大靖摩拳擦掌，等著兩年後的考試。

他覺得自己讀書一直很順，一本書最多讀三次也就記起來了，考上個功名肯定不是問題。而且只要他拜賀太子太師為師，將來就有一條康莊大道，到時候他們蘇家有商業奇才蘇大文，還有他這當朝官人蘇大靖，爹娘那就安心了。

兩年後他二十二歲，成婚雖然晚了點，但他相信「蘇二奶奶」這幾個字還是吸引人的……不對，到時候他已經出仕，那是「蘇二夫人」才是。

總體來說，蘇大靖對自己的生活很滿意。

雖然已經二十歲，膝下猶虛，也沒賺過一分錢，但不妨礙他成為蘇家未來的希望。四書五經已經看得爛熟，他現在看歷代文人的著書跟各種策論，沒人知道考試要考什麼，多讀點總不會有錯。

蘇大靖知道羨慕自己的人多，老實說他也覺得自己過得挺好的，只是最近有件事情有點傷腦筋——住在湘州的表妹于清芷預備上京。

于清芷八歲到十六歲間住在蘇家，在同齡姑娘都把目標放在大哥蘇大文身上時，只有于清芷不斷的對蘇大靖示好。

送荷包，燉燕窩，為了能跟男孩子玩在一起，雖然很怕但還是學了騎馬跟打獵。蘇大靖不是不感動，但他對於清芷真的沒那意思，他對她好，僅是表哥照顧表妹那樣的——于清芷的兩個哥哥都夭折，母親死於難產，父親另娶。但繼母林氏沒有對她很好，身為外婆的胡氏接到于清芷奶娘的信後，不忍心外孫女沒人照顧，這才藉著「學禮儀」的名義把她從湘州接到京城，一住多年。

蘇大靖對這表妹有幾分憐惜，因此什麼好的都會叫上她一起，可是于清芷對他好，是情竇初開，是少女含羞。

胡氏也曾經問過蘇大靖，願不願意娶于清芷，他不願意。

他說了，自己對於清芷不曾怦然心動。

胡氏雖然憐惜于清芷這外孫女，但也很尊重孫子，不喜歡就作罷。

于清芷十六歲時，胡氏打算給她說親，有蘇老爺這個舅舅，加上自己這老婆子給添的嫁妝，外孫女應該可以嫁給一個不錯的讀書人。湘州于家多年沒來信，想必也樂於少掉于清芷這麻煩，胡氏覺得自己可以決定。

沒想到于清芷卻婉拒這個好意，回湘州了。

每每想到這，胡氏不免一聲嘆息。

從此于清芷只來信，偶爾也會寄點自己做的衣服鞋子給胡氏。

蘇大靖沒做錯什麼，但他就是有點覺得自己辜負了于清芷，所以也不敢過問太多，直到前幾天胡氏說起于清芷要來——

「清芷信上是說來求醫，可是難道湘州沒大夫嗎？老身去問了親家母，親家母說清芷下定決心要成親了，不管定下哪門哪戶，日後成了奶奶，都不可能出遠門，怕也是一輩子見不到了，所以尋了個求醫的藉口來看看我這個外婆。」

蘇太太聽得婆婆這樣說，又附和了幾句，蘇大靖這才知道于清芷只是「同意」要成親，但還沒真的定下來。

沒人剛訂親就出門遠行的，這樣未來夫家會覺得不受尊重。先來探望外婆，再回去說親，這樣才不會落人口實。

所以清芷終於點頭了？

清芷跟他同齡，今年也二十歲，他還有個準備考進士的理由，清芷卻不知道用什麼藉口拖到二十歲，姑父還沒把她嫁出去。

但女子二十歲的年紀真的太大，耽擱不起了。

蘇大靖不由得想起第一次見面，那是八歲那年的十二月，一天吃晚飯的時候，家裡突然多了個小女娃，臉色蠟黃不說，穿著厚重的冬裝仍然顯得很瘦弱。

爹說，這是湘州姑姑的女兒，以後就住在我們家。

蘇大靖知道自己有個姑姑嫁給于家，于家當初也是京城人氏，成親一年左右，做生意賠本，不得已只好舉家搬遷湘州。湘州距離京城太遠了，他只知道有這麼一個姑姑，從來沒見過面。

姑姑生了兩個兒子都沒能養大，只勉強養活一個女兒。前年姑姑難產死了，孩子也沒能活。姑父很快又再娶，續絃林氏迅速懷孕，迅速生子，姑姑遺留下來的表妹，有爹有嫡母卻像個孤兒，有沒有吃飯都沒人管。

啟蒙學堂從來沒去過，那林氏說，學費太貴，不如拿來多請一個奶娘，兒子吃奶多，這才長得快。

這些遠在京城蘇家本不會知道，表妹還小，不懂得寫信求救，後來是表妹的奶娘捨不得，寫信來京城，胡氏一看大為心疼，原本想直接殺去湘州臭罵女婿，後來因為年紀大了而作罷，直接把孩子接來自己身邊。

于家可樂了，省了一個人的餐費，還多出一間房呢！剛剛好，那個林氏又懷孕了，空出來的房間就給她肚子這胎。

于清芷就這樣被接到京城，那年她八歲，小小的臉龐，滿滿的不安。

蘇大靖也不知道自己怎麼了，過去牽住她冰冷的手說：「別怕，跟著表哥，有糖吃。」

于清芷小鹿一樣的眼睛看著他，驚惶又忐忑。

蘇大靖一股豪情油然而生，「以後表哥保護妳。」

到後來于清芷長成少女，開始傾心蘇大靖。

蘇大靖開始想，是不是自己一開始做錯了，成長過程中他不保護清芷，是不是清芷就不會喜歡上他？就不會這樣耽擱下來——但如果說是因為自己耽擱的，這樣的想法會不會太自大？

他覺得有點頭痛，不知道該怎麼面對清芷，總有種感覺，自己對清芷的關心，反而害了她。

可是，她也打算要成親了。

等這次探親結束，清芷回湘州的時候，姑父和林氏就會給她說親事——于老太太還不算糊塗，姑姑的嫁妝一樣不少，這些都會成為清芷的嫁妝。

有了蘇家給姑姑的那批嫁妝為後盾，清芷就算二十歲，也還是能嫁得很好。

他只希望這次探親能成為兩人的好回憶，就把那些少年心思留在過往，以後山高水遠各不相見，也能各自向前。

說是春天，天氣仍然偏冷，尤其蘇大靖寫信的時候更有感覺，不燒盆銀絲炭，手指都是凍僵的。

賀太子太師對他真的十分照顧，雖然來信很短，但賀太子太師輔佐太子之餘，還要教導皇族子女，還能空出時間來督促他讀書，蘇大靖想也知道自己是被重視的。當然，文壇之中也會有風聲，這是賀派看中的人，賀派在栽培的人。反之岑派，汪派就別想拉攏了。

朝廷之上，賀派，岑派，汪派，三足鼎立，為了壯大自己的派別，每年都會拉攏新近舉子培養，一旦出仕成功，自己人就多了一個。

蘇大靖封了信件，拿起書卷，一目十行。今日讀的是《孟子·注疏》，乃前朝大儒池橫所著。池橫對孟子的見解非凡，看了之後對《孟子》一書有更深的認識——賀太子太師說了，他的文章工整，詞藻華麗，引經據典也都有來由，算不錯。唯一欠缺是歷練，這跟年紀太輕有關，鼓勵他多看注疏，好開眼界，這樣寫策論時能更沉穩。

皇上今年四十有三，兩年後四十有五，會喜歡老練的文章。

雖然蘇大靖年紀輕，清明重陽宗親會一起祭拜，總有些宗親預測他兩年後會落榜，先安慰他，「還年輕，了不起再等下一次。」

還年輕，這個蘇大靖認，再等下一次，他可不想了。

兩年後他都二十二了，一起啟蒙的霍育中，崔聞生都幾個孩子了。自己大哥膝下的嫡子寶哥兒，庶子陽哥兒，和哥兒別說多惹人憐愛，看姪子都這樣喜歡，將來自己的孩子想必更加可愛。

蘇大靖是很渴望成親生子的，但一日沒能考上進士，有個功名，他就無法有底氣的成親。雖然老太太胡氏，爹娘和他大哥都說沒關係，但他就是覺得有關係，他自己現在讓大哥養就算了，將來娶了妻子，妻小還讓大哥養，這像什麼話！

所以蘇大靖很堅持順序，登科，成親，生子。

這順序要是亂了，幸福感就不同……

「二爺。」大丫鬟夏雨提醒，「差不多該去大廳吃晚飯了。」

「表小姐是不是今天下午進的府邸？」

「是。」夏雨跟隨他多年，自然也懂自家二爺在為難什麼，笑說：「表小姐這趟

雖然說是尋醫，但誰不知道是為了探親，等回去湘州就要開始找夫家，也要有自己的人生了。二爺不用覺得愧疚，表小姐喜歡您，那是表小姐的心思，如果說被喜歡就要負起責任，那大爺得娶多少女子啊！當年彭小姐，翁小姐，對大爺也是真心誠意的。」

蘇大靖想想也是，當年彭小姐跟翁小姐都非大哥不嫁，而且兩家似乎也有默契就都當平妻，可沒想到娘會要求大哥娶自己娘家姪女，無貌無才的表姊小魯氏就這樣當上了蘇大奶奶，令人吃驚。

被于清芷喜歡，他很感謝，只是自己沒那感覺。

等自己將來登科，條件更好，一定可以找到適配的女子。

再見于清芷，蘇大靖雖明知道自己沒有錯，但還是忍不住尷尬——但也感謝胡氏深明大義，沒逼他娶于清芷。

蘇大靖站起身，理理衣服，這就朝花廳去。

春天微寒，清芷從溫暖的湘州之地北上，不知道有沒有穿夠衣服。她先前留在蘇家的眾多物品，祖母都給她送過去了。她如果覺得冷，自己倒是勉強可以取一件披風給她……慢著，蘇大靖！別再想著照顧她，再這樣下去真會害了她！

蘇大靖在內廊已經聽得歡笑聲。

胡氏笑說：「外婆見妳無虞，比什麼都好。」

「外婆搶了清芷的話，清芷見外婆安康，打從心裡高興。」

胡氏的聲音一聽就是心情好，「妳這孩子就是嘴甜。」

「清芷是真心真意，要不是外婆接了清芷到京城撫養，恐怕清芷現在連大字都不認得幾個，更別說讀書寫字。每回拿起書卷，內心總是感謝外婆，舅舅，舅母的慈愛。」

蘇太太笑著說：「妳這回來，可要住久一點。妳幾個表哥表弟都是大刺刺的性子，老太太想要個貼心小棉襖，還是得女孩子家來。」

蘇大靖心想，早進去晚進去都得面對，於是深吸一口氣，進了花廳——

見到于清芷，倒是有點驚訝。四年不見，二十歲的年紀，眼睛還像小鹿一樣，揪得人心疼。

可惡，蘇大靖，醒醒！不要又同情她了，她這趟探親完畢，回去就要嫁人，自己只是表哥！

蘇大靖盡量讓自己看起來自然又友好，「表妹，好久不見了。」

于清芷沒有害羞，也不是被辜負後的受創，而是一臉詫異，「您是？」

這下換蘇大靖傻眼了，他這四年又沒變胖，表妹怎麼會認不出他來？

裝的嗎？

但于清芷不是會開玩笑的人，她個性像小兔子，一點風吹草動就驚惶不已，是不可能會開玩笑的。

她居然問他是誰？

蘇大靖的第一反應是想拿出四年前的畫像比對，自己真的變了很多嗎？

「是妳的二表哥，叫做大靖。」胡氏露出十分愛憐的神情，「大靖從小護妳，怎

麼妳連大靖都不認得了。」

于清芷一個屈膝，「二表哥。」

蘇大靖腦中一時嗡嗡響，這是什麼情形？

蘇太太拉著兒子的袖子，小聲言語，「漱石說，清芷去年落馬，摔破了頭，在家裡躺了一個多月，忘了不少事情。剛清醒時連洗臉都不會，還是慢慢重新學起，原本看她認得老太太，認得你爹，認得我，還不算太差，沒想到居然忘了你。」

蘇大靖十分驚訝，「落馬？在床上躺了一個多月？可嚴重？」

蘇太太安慰道：「現在都好了，能從湘州遠行到京城，想來身體也沒大礙。人沒事，手腳無礙就行了，忘了你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。」

蘇大靖噎住，不能否認，但又不想承認。

清芷怎麼會就忘了他呢？

雖然說忘了他就不尷尬，但他就是覺得他們之間最後的結果不應該是這樣——他們應該把彼此的感情昇華成單純的表兄妹，以後湘州京城偶爾寫寫信，寄點東西，而不是像現在，清芷把他忘了，什麼都免了。

蘇大靖突然想起朋友崔聞生的話，「男人就是麻煩」，他又不接受于清芷，可是于清芷忘了他，他也好像不能接受。

他們相處了八年，一起讀書，一起寫字，打獵，露營，抓魚，燈節，廟會……那麼多的回憶，只剩下他一個人記得。

蘇大靖還是不敢相信，「清芷，妳真不記得我？」

于清芷臉上又困惑又抱歉，「我想不太起來了，對不起，二表哥。」

「二表哥」這幾個字真刺耳，她以前都喊他「大靖表哥」。

清芷口中的大表哥，大靖表哥，三表弟，四表弟，表妹。

看到沒，只有他跟別人不一樣，但他現在是「二表哥」了，跟蘇大文，蘇大俞，蘇大卓，蘇嬌兒一樣。

他以前一直覺得清芷對他特別，讓他有點尷尬。現在清芷對他不特別了，他又覺得有點不甘願。

自己什麼心態，蘇大靖也不懂。

眾人落坐，嬾嬾端上茶盤跟四色乾果。

蘇大靖忍不住看了于清芷一眼，就見她一臉關切的看著胡氏，根本看都不看他。

蘇老爺啜了一口茶，「妳先前回湘州，可有親自核對妳娘留下的嫁妝？」

「點了。」

「可有短少？」

「嫡母挪用了一部分，已經補上金銀。祖母說那些首飾玉器也沒用，都幫我賣了換成店面，現在除了母親原本嫁妝中的部分，其他嫁妝賣了在湘州也購置了一間鋪子。」

蘇老爺聽得妹妹的嫁妝被妹夫的續絃林氏挪用，神色不善，「拿回來就好，于老太太總算也沒太過糊塗。」

于清芷含蓄的回答，「祖母處事還算公平，只是年紀太大了，有些事情也管不來。」

眾人都知道那林氏想必以為于清芷永遠不會返家，所以揮霍著原配的嫁妝，卻沒想到于清芷沒在京城落地生根，反而在十六歲回了湘州。到這邊都還好說，但于清芷要成親了，嫁妝變成迫在眉睫的問題。

東瑞國有規矩，女子死後，嫁妝歸其所生的子女，若無子女，則送返回娘家。嫁妝都有手冊，手冊有當年雙方蓋印，蘇家又是生意人，十分精明，給的東西口述詳實，金簪幾分幾錢重，純金鍍金，珍珠多大，色澤如何，海珠還是河珠，都寫得清清楚楚，假造不得。

蘇太太見丈夫還隱隱生氣，連忙勸慰，「都拿回來就好，清芷嫁妝豐厚，想必能挑到合適的人家。湘州多的是讀書人，找個脾氣溫和的人成親，生幾個孩子，這樣清芷的一生也算是圓滿。」

饒是胡氏經過大風大浪，聽到那續絃林氏挪用自己女兒的嫁妝，還是十分生氣，「都是妳爹沒用，挪用嫁妝得開倉庫，林氏總得問妳爹拿鑰匙，他這樣就給了？也不想想那倉庫的東西可是出自蘇家，好大的臉！」

蘇大靖聽到這裡，忍不住說：「祖母，爹，娘，姑父再不是，那也是清芷的爹，您們這樣批評，清芷心裡不會好受的。」

蘇老爺重重的哼了一聲，沒再罵了。

蘇大靖覺得于清芷終於看向他，臉上帶著感激。

對，就是感激而已，沒有以前的嬌羞。

清芷真的把他忘了。

誰都記得，偏偏把他忘了。

也好啦，她都要成親了，忘了自己的少女心事，對她來說就算一個全新的開始，這樣比較好。

蘇大靖有一點點的失落，畢竟相處八年，于清芷已經是他人生中的一環，沒愛，可是很重要。他很多記憶都有她的存在，但現在只剩下他還記得那些事情，然而另一方面又覺得這樣也挺好，不用尷尬，不然他老覺得自己耽誤了于清芷，有種罪惡感。

蘇大靖怕自己爹又罵起姑父，讓于清芷為難，於是轉移話題，「清芷從馬上跌下來的傷，可有後遺症？可得好好治，不然像崔聞生的爹，年老了只要下雨就腿疼。」于清芷笑著說：「多謝二表哥關心，我也是想著這件事情。以前有次雨天去崔家等茉莉花開，親眼見過崔伯父拄著拐杖的樣子，所以醒來後都很聽大夫的話，藥也照著三餐吃，一頓都不敢落下。」

蘇老爺聽到這邊，臉色稍霽，「妳娘就妳一個血脈了，可得好好珍惜自己，也不求嫁高門，主要對妳好，這樣舅舅也能比較放心。」

于清芷溫順的應承下來，「是，聽舅舅的話。」

蘇大靖就奇了，實在不明白。清芷連崔伯父的腿遇雨痠痛都記得，怎麼就不記得他啊？他蘇大靖的臉還比不上崔伯父的腿嗎？

不明白，真不明白。

他也覺得自己很矛盾，一方面覺得放心，一方面又隱隱懊惱。

蘇老爺看于清芷聽話，心情也好了些，「妳多住一陣子，妳四個表兄弟粗手大腳，嬌兒又被寵壞，老太太常常說，最貼心的就是妳。」

「那是當然要多住一陣子的。」于清芷笑著說，「以後成了親，就不能到京城了，我打算住滿三個月再回去湘州。」

蘇太太連忙說：「三個月也太短了！至少住到秋天，到時候舅母跟妳回湘州，一起挑挑未來的甥姑爺。」

蘇老爺聽了大喜，「還是妳知道我！」

蘇太太笑意盈盈，「老爺掛念著清芷，妾身當然知道。平日家裡大小事情幫不上忙，去湘州幫清芷看看人總做得到的。」

蘇大靖覺得母親很了不起，她當然不是沒事跑這麼遠一趟，說穿了，還不都是為了父親著想，父親放心不下外甥女，但又走不開——年紀大了，身體真的不好。母親代走這一趟，是最好的方法。

說話之間，蘇大文走了進來，「祖母，父親，母親，哎，清芷到了？」

于清芷行禮，「見過大表哥。」

「大表哥看看，氣色還不錯，那林氏可有為難妳？」

「沒有，祖母看著，加上蘇家一直有來信，嫡母知道清芷不是無依無靠的孤女，沒再像以前那樣為難我。」

蘇大文露出放心的表情，「那就好！祖母，父親跟母親這兩年最掛記的就是妳，妳是姑姑唯一活下來的孩子，可得好好的。」

于清芷眼眶一紅，然後又堅強的抬起頭，「清芷一定長命到老。」

「這樣就是了，這趟回湘州，找個好人家嫁了。除了姑姑的嫁妝，大表哥也會給妳添上一些。記得，錢銀莫給人，牢牢握在自己手上，那才能安生。」

于清芷屈膝，「多謝大表哥。」

小魯氏聞言，忘記了幾次挨巴掌的教訓，忍不住說：「夫君偏心弟弟妹妹就算了，怎麼連表妹都算上，還添嫁妝，這一添莫不是又一張地契？留給寶哥兒多好！寶哥兒，去跟爹說鋪子別給表姑，給自己！」

寶哥兒三歲，正是好慫恿的年紀，聞言就說：「爹，我要鋪子，我要鋪子！」

蘇大文臉色一黑，捨不得打兒子，又是一個巴掌打在小魯氏臉上，「等妳出嫁，我給妳添兩箱冥紙當嫁妝！」

蘇嬌兒一聽，笑了出來——雖然她也很不平衡于清芷憑什麼拿蘇家的財物當嫁妝，但她知道不要頂撞大哥。

大哥這幾年接手生意，十分威嚴，說一就是一，連爹都不太反駁他了，就大嫂腦筋不好，都不知道被打幾次了，還學不乖。

胡氏一臉不高興的責罵小魯氏，「不說話沒人當妳是啞巴！」

小魯氏搗著臉，平時十幾兩二十幾兩的事情就算了，這關係到金銀鋪面，她一定要爭，「夫君何必把蘇家的東西給外人，要是夫君嫌錢銀太多難管，不如給妾身，妾身一定替夫君好好保管。」

蘇大文又是一個巴掌甩下，這次更用力，小魯氏的臉立刻腫起來。

于清芷原本是想著自己不要干涉人家夫妻間的事情，眼見變成這樣，連忙阻止，「大表哥的好意，清芷心領了，預備添妝的東西還是留給寶哥兒吧。」

小魯氏登時大叫起來，「看！表妹都說不要了，夫君把店面給我吧！我知道我們家好多鋪子，給我三間就好！我不貪心，三間！」

胡氏瞪了蘇太太一眼，「妳挑的好媳婦！」

蘇太太低下頭——當年，蘇大文同樣喜歡彭小姐跟翁小姐，也打算一起娶來當平妻，卻沒想到蘇太太怕媳婦挑撥自己跟兒子的感情，硬是要蘇大文娶自己的娘家姪女魯翠花，不然就絕食。蘇大文無法，只好娶了無才蠢鈍的表妹為妻，魯翠花就這樣成了人人羨慕的蘇大奶奶小魯氏。

小魯氏進門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打發蘇大文的通房友梅跟兩個庶子到鄉下去。蘇大文當天回家發現寵愛的友梅跟兩個可愛的兒子被送走，氣得打了小魯氏一頓，把她扔柴房關著，又親自去接了友梅跟兩個兒子回來。晚上就喝了茶，友梅成了翟姨娘，膝下兩個兒子，兩歲的蘇天陽，一歲的蘇天和，後來，小魯氏也生了蘇天寶，但府中人人都知道，大爺更寵愛庶子。

胡氏對小家子氣的小魯氏不滿意，剛開始還會想教，後來小魯氏每次頂嘴都讓胡氏一陣頭暈，幾次過後胡氏也懶了。蘇家的人已經有默契，中饋由蘇太太執掌，將來等寶哥兒成親，直接交給寶哥兒的妻子，跳過小魯氏——真給她掌家，肯定一團亂！

蘇太太雖然也捨不得蘇家的鋪子，但她會看臉色，知道丈夫心疼早逝的妹妹，她什麼話都不敢說，不像小魯氏劈里啪啦講出來，也不管合不合適。

蘇大靖眼見大哥疑似要開打，不想讓于清芷看到這些——大哥以前只打一兩個巴掌意思意思，這兩年對小魯氏不耐，會砸碗，砸凳子。奇怪的是小魯氏被打得那麼厲害，也還是依舊那樣蠢鈍，一點學乖的樣子都沒有。

蘇大靖站起來，「清芷，我帶妳去房間吧，家裡去年整了一塊新地，新修兩個院子，二表哥已經給妳挑了大的那個。」

于清芷巴不得有人救她，她太尷尬了，勸也不是，不勸也不是。小魯氏為什麼這麼魯鈍，都挨打了還繼續頂撞丈夫的威信，「那就勞煩二表哥了。」